

登錄於: Mon Oct 25 09:35:48 2004

這也貼過，但也應該多看幾遍。

陳真

=====

<http://www.phoenixtv.com/home/phoenixtv/200409/07/324325.html>

冷暖人生：《姐妹花》

2004年09月07 日

陳曉楠：各位好，這裏是冷暖人生，其實對我們冷暖人生攝製組來說，剛剛過去的這一個月有著一番特殊的意義。因為在這個月裏，我們翻山越嶺，我們走街串巷，認識了一群很特殊的年輕人，真的，他們那麼年輕，且是那麼執拗，他們為著自己近切而又遙遠的大學之夢始終在堅持著，但也始終在徘徊著，而這遠遠近近之間，他們送給我們的是行行色色的艱難故事和帶著無限憧憬的青澀的笑容。

也是在這個月裏，我們也一下子認識了那麼多關注我們節目，也關注他們的命運的朋友，多的超乎我們的想象，一個月以來，每一天，節目組的電話，我個人的電話，總公司的電話，傳真，電子郵件，每一個訊道，都被這一些急切的詢問還有真誠的感慨所添滿，而這一切也讓我們頓時覺得，那一次次的舟車勞頓，一次次的努力搜尋是如此值得。我猜，他們，我們和你們，在這個月當中，或許是真正感受到了一次共同的內心的悸動。

有一位來自馬來西亞的老人，她會說中文，但是呢，不會寫，但是她執意，要親手給曾經上街乞討的大學生李新寫一封信，再寄上一張支票，於是她就特別找了一個小翻譯在電話旁邊一筆一劃的現場指導她，我們呢，通過電話，也一字一句地念，所以光是學著寫出這個地址，就費了老人不少的氣力。

還有一個深圳打工的年輕人，沒有能夠完成自己的大學夢想，而共同的感受也讓他執意要送上自己的棉薄之力，他說，他其實最想的是和這些學生做個朋友，因為他太知道，他們心裏頭藏著些什麼，他們需要傾訴。

還有一位元老教師，一大清早就給我打了個電話，電話裏她的聲音很著急，她說你能不能今天就一定告訴我，這幾個學生現在怎麼樣了，今天就說，因為我昨天晚上就徹底沒有睡著。在這源源不斷的信件，電子郵件當中，其實我們看到各種各樣的落款，一個母親，一位教師

一個在校的大學生，一個普通的打工者，一個曾經的苦學生，等等等等，但是所有的人幾乎都說了這同樣的幾句話，那就是我想幫助他們，望儘快回覆，因為學生們馬上就要開學了。

大家的行動其實的確是很快，在幾個星期的時間裏面，不算大部分直接去和這些學生聯絡的人士，光是托我們代轉給李新的捐款已經有三萬餘元，而且這些錢呢，都是由很多人的幾百塊，一千塊慢慢積攢起來的。接到這些捐款之後，我們很長時間沒有找到李新，後來我們才知道其實利用暑假，李新到南方打工來了，最終他還是收到我們的消息，收到消息的時候，李新半天沒有說出話來。

後來，他給我們寫了這樣一封信。他在信上說，我真的很高興收到這個消息，不過，又覺得心裏不是滋味，真的不想讓那麼多人知道我的故事，不想把這小小的悲痛向那麼多人訴說，也不想看到他們用那麼多同情的目光來看我。當然，也有人會說我是懦夫，我很多時候覺得我就是個懦夫。我想我只需要在我實在力不能及的地方有幫助就足夠了，如果誰能借我一點錢，我一定還，我真的寧願不要任何人的捐款，如果真的有那麼多幫助的話，我會找到一些和一樣需要幫助的人提供給你們的，我真的不需要那麼多。

殘陽如血，已近黃昏

登錄於: Mon Oct 25 11:25:09 2004

這位 AUTUMN

連人家李新接受一包餅乾當晚餐也要侮辱。她指的是底下這個經歷。這篇文章已經貼過，但就像音樂一樣，再多看幾回也一樣讓人感動。

為什麼同樣一件事，它如此動人，但在菁英的眼光裏，卻往往變得卑鄙或負面？反之亦然，為什麼菁英們所渴望的東西，我都很想逃得越遠越好？為什麼菁英們認為高尚美妙的人事物，常常只是讓我想吐？

人顯然不只是分左右，更依品味分成不一樣的兩種世界。

陳真 2004. 10. 25.

=====

鳳凰衛視《冷暖人生》

編導手記：我眼中的大學生“乞丐”

2004年08月04日

朱衛民

坐在去南陽的火車上，我心裏還是沒譜，電話裏的李新堅決不同意採訪。說實在的，一個大學生去乞討，其間肯定有很多讓人無法想象的事情。職業的敏感讓我們欲罷不能，哪怕只是去見上他一面。一路上我們猜測著，討論著。感覺好像顛簸了很長時間，火車才在凌晨兩點的時候停在南陽車站。他會接受我們採訪嗎？

按照約好的時間，我們提前來到了李新的的學校門口。曉楠、我、駢庶，都沒有見過李新，甚至是他的照片，更糟糕的是在電話裏我們忘記了與他相約見面的方式。於是我們幾個只好打趣說看誰能先認出他。

十一點整，一個穿著樸素的男孩出現在校門口。我們三個不約而同的說：就是他！雖然沒有言語，但是他的舉止神態還是讓人一下就能感覺到他與周圍人群的那種距離感。

李新很內向，說不了兩句臉就會紅。就是這樣一個文縷縷的男孩子，怎麼走上街頭，向路人伸出乞討的手呢？李新燃起了我們每個人想要瞭解他的衝動。時間已近午餐時刻，我們就一起走進了一個看上去中檔一點的餐廳。李新顯得有些手足無措，可能他從來都沒有來過這樣的地方。為了打消他的顧慮，我們點了一些李新的家鄉菜，是那種帶辣的貴州菜。

我們種種細節上的考慮都是想盡可能從心靈上來接近李新。我們沒有輕易去觸及那段讓他倍感屈辱的乞討生涯，我們知道乞討給他心靈上帶來的撕扯，他幾乎不能再次承受。小時候、家鄉、上學，我們甚至談起了我們非常不熟悉而又是李新現在專攻的數控專業。

起初的李新還是緘默寡言，不過慢慢的，他也開始講一些，而後話就越來越多，間或他還會像孩子一樣笑起來，笑得是那樣的單純。

李新乞討的事情學校知道後，給他的壓力非常大，我們能感覺到他內心的矛盾、痛苦還有那種撕裂，我們知道他想傾訴。曉楠說：“你可以把你的委屈、痛苦說出來，你可以利用這個機會為你的行為辯解，讓你的內心得到解脫，你要知道你所面對的不是你個人的事情，是很多人正在面臨或將要面臨的故事。還有多少像你這樣的窮孩子想要上大學啊，知不知道你的故事對他們有著什麼樣的意義嗎？”

也許是他心靈深處最脆弱的部分被觸動了吧，三個小時後，他同意接受採訪。我們答應不出現他的正面像，不在他的學校裏拍任何一個鏡頭。

考慮到不影響他的上課，而且他的時間我們一分鐘也不願意耽誤。我們當天沒有採訪，而是安排在第二天，真的很幸運，因為那天他只有一、二節有課。

下午我們就在這個中原小城尋找合適的拍攝場地，離李新學校約十公里的地方，我們找到了一片安靜的小樹林，樹林邊有一個很少人光顧的湖。雖說過了驚蟄，但在閏月時節，萬物還顯得有些蕭瑟。在好似冬日的陽光照耀下，眼前的應景倒更像一副美麗的水墨畫了。我想這就是我們要找的地方。

第二天李新下課之後，我們就來到了這個風景如畫的小樹林。採訪剛開始，他似乎是在盡力的壓抑著自己內心情感的東西，一切的講述都很平淡，就像他一直盯著的那面湖水，波瀾不驚。尤其講到母親去世的時候，他竟然是出乎我們所有人意料的平靜。但所有人都能看出來，他在壓抑自己，他在拼命壓抑自己，他不讓自己流淚，他不停地喝水，以至於採訪中間留下了一段很大的空白。

不過直到講述母親出外打工之前來見他的最後一面，李新的壓抑終於徹底崩潰了，他的極力克制變成了失聲抽泣，我們知道他思念母親，我們也知道李新為我們打開了他的心門。

整個採訪過程中，我們能感受到李新內心那種始終不停地戰爭，上不上大學，乞討或者不乞討，他對一切都在尋找著理性的解釋，這些解釋一次次的建立起來，又一次次地被他自己無情擊破。

直到採訪結束，或許直到目前，他內心的戰爭還沒有結束，因為他自己都不知道明天還能不能繼續上學，上學到底值得不值得他那樣的放下尊嚴，就像他自己說的，他好像在很深的大海裏掙扎，而這種掙扎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能結束。

說完這些，李新就會自覺不自覺地來上一聲完全不應該屬於他這個年紀的那種很老成的歎息，沈重而滄桑。在我們後期編輯整個節目的時候，我才愈發清晰的感覺到他的這種歎息幾乎是貫穿採訪的始終，這不能不讓我對李新的未來

生深深的憂慮，在這樣沈重的十字架下，李新何時才能擺脫心靈的枷鎖，何時才能徹底走向社會，尋找到真正屬於他的新生活？

也不知道從何時起，湖邊已是蛙聲一片，此起彼伏，好不熱鬧。也許和李新相比，生活對牠們來說是太過愜意了。牠們的歡唱一次次地壓過李新的訴說，於是我不得不、不止一次地走到湖邊去打斷牠們的快樂，讓牠們安靜下來與我們、與這片冬日下的湖光林影一起傾聽李新的故事。

李新一直都沒有怎麼正視曉楠，他對著如鏡的湖面，給我們講述了他的童年、少年和現在的故事，他似乎是在講給自己聽，給自己一種理由、一種證據、一種釋放。我們慶幸我們找到了一個能讓李新吐訴心靈的地方。

原本打算三個小時的採訪一直延續到了五個小時，採訪結束時，殘陽如血，已近黃昏，一輪彎月早就掛在了天上。時間過得如此之快是我們大家都沒有想到的，天色已經暗了下來，我們起先約好的計程車並沒有如約而至，我們這時才想到一個很現實的問題，在離城十公里外的地方，我們怎麼回去？

李新說沒關係，走上一個小時就能打到車。看來我們只有扛著機器步行了，連曉楠都沒閒著，雙手也拎滿了東西。李新主動上來扛了最重的腳架，我們一群人在這夜色漸濃的初春黃昏

邊走邊聊，儼然沒有了先前那種陌生與隔閡，倒更像朋友。

幾個小時的採訪，可能李新很久以來壓抑的痛苦沈澱了些許，他似乎輕鬆了很多，笑聲也漸漸多了起來，甚至還能跟我們開些小玩笑，如果真的這樣，我們就很欣慰了。

因為回程的車票已經買好，本來打算和李新再一起吃頓晚飯，但因為趕車的緣故，我們只得放棄。李新說沒關係，後來我們想到了中午我們買來當午餐的餅乾，於是就讓他帶著吃。

李新起初堅持著不要，但後來他好像想到了什麼，有點孩子氣的說，好吧，宿舍裏每次都是同學們買零食，會分給我吃，這回我終於也可以拿回去點，分給他們吃了。

於是，李新就是這樣和我們分了手。在李新的學校門口，我們看著他拎著那包餅乾，消失在夜色裏。

雨水是海洋給予陸地的

登錄於: Mon Oct 25 09:12:50 2004

熊長東就是那位一直笑嘻嘻的愛滋病患的兒子。

陳真

=====

<http://www.phoenixtv.com/home/phoenixtv/200409/15/328297.html>

致鳳凰衛視的一封信

2004年09月15日 15:49

鳳凰衛視全體工作人員：

你們好！

我是今年“新長城”專案中接受資助的貧困大學之一熊長東，首先我代表我們全家由衷地感謝“冷暖人生”欄目對我們這些貧困大學生的關注和幫助。同時也向那些關心和幫助我們貧困學子的社會團體和個人致以深深的謝意，在此也祝福你們和他們生活愉快，萬事如意！

我雖出生於一個貧困的家庭，可貧窮給了我一份難得的財富；我雖然考得不太理想，但我卻享受到了這麼多的來自社會各方的關愛，從此我抱著一顆感恩的心來看待世界，對未來充滿了希望和憧憬，對理想的信念更加堅定，我相信我的明天會更好，也希望你們的節目會越做越好！

那些好心人的幫助讓我更加理解了世界上最寶貴的財富--

愛，光明是太陽給予大地的愛，雨水是海洋給予陸地的愛，溫情是人與人之間的愛，資助是社會對我們的愛。

昨天晚上我看到了一個故事片，講的是西藏某地區發生了滑坡，造成了泥石流，空軍戰士們在營救當地群眾中所展現出來的大無畏精神，自強，自立的堅強性格，讓我久久不能平靜，我感到自己太缺乏這方面的能力了，對社會有了太多的依賴，所以我決定想通過你們謝謝那些幫助我的好心人，以後如果再有人通過電臺給我匯款的，請代我拒絕他們吧，這也算是我的一個請求吧，因為我也享受了社會太多的關愛了，還有比我更困難的貧困學子也需要幫助呢，我一定會更加勤奮，自強，自立，決不辜負社公和親人朋友的希望。

當你們收到這封信的時候，我已前往哈爾濱了，吃水不忘挖井人，雖然我已遠離家鄉，但我的心永遠和家鄉連在一起，為了回報社會和家鄉的厚愛，我一定勤奮努力，完成學業，爭做社會棟梁之才。希望幾年之後，在你們欄目資助貧困學生的名單中，留下我的名字，也希望更多的學子魚躍龍門，做只蒼穹下 翔的飛鷹，越飛越高，同時也希望你們節目越做越好！

最後，請你們代我感謝那些資助我的好心人們，願他們好人一生平安，生活萬事如意！

祝你們：工作順利！生活愉快！

受資助的學生：熊長東

2004年9月6日

菁英恐懼症患者

登錄於: Mon Oct 25 11:22:58 2004

好命人的自以為是和惡劣，以及他們理解人事物的能力之貧乏，大概可以從底下這封投書略知一二。

某個意義上，上帝是公平的。他多給了你這個，就少給了你那個。好命人既然那麼好命，大概也不必期待他會有什麼動人的心靈、勇氣、敏銳及氣度見識。

菁英大多就是這樣的一群人，很不真實，活在一種自欺欺人的空洞虛幻中。雖然嘴裏或筆下或行為上經常講些漂亮話或做些飽得美名的「正義」之舉，作文更是寫得四平八穩，意義非凡，偉大得不得了；甚至常常喊耶穌喊愛心，但卻如此空洞蒼白，簡直不像一個有生命的人。

每每看到一些文藝青年或進步青年寫的東西，就覺得頭很痛，血壓遽增，有腦充血跡象。很不真實，蒼白，空洞，冷血，彷彿一點點想像力或感受能力都沒有。

陳真 2004. 10. 25.

=====

TO 曉楠姐--SOME ADVICES

<http://www.phoenixtv.com/home/zhuanti/fhxd/lnrs/wangyouhudong/200409/01/321212.html>

2004年09月01日 16:49

你好，曉楠姐

我不知這個稱呼是不是會令到你驚訝，雖說我們應該是同齡人（本人今年32），但想了一陣還是覺得這個稱呼親切一點。

本人身在海外，之從離鄉背井後，只能靠DOWNLOAD貴台的節目去獲取更多的資訊。我也忘了不知是那天開始留意你的節目，與其說觀看你的節目，不如說留意你節目的旁述。一句話，夠深度，透徹。

這段時間，在看了貴台連續三集的“大學生乞丐”後，我忍不住還是寫了這封EMAIL給你們劇組。一句話，對你們選擇這個話題，很失望。

我簡單說說我的看法，到今天為止，我還是看不出這個TOPIC到底給我們帶來了什麼啟發，起到什麼作用，留給觀眾什麼的思考？更多的頂多是對中國教育的一種鞭策。沒錢讀書，這個困難不止在中國，國外也同樣存在，可能比起中國好的地方，可能他們有比較好的STUDENT LOAN PROGRAM去幫這些有困難的人。但別忘了，這些學生在SUMMER TERM不會閒著，他們也在拼命的工作。

這些工作他們帶來的不僅是金錢去還這些LOAN，同時也令到他們有更多的工作經驗，對他們將來就業很有幫助。當然，國外也有很多令到國民很驚訝和痛心的例子，比如英國就有一個大學生把自己的處女夜賣了，用錢去交學費，也是為了讀書。

我是一個閱歷比較豐富的人，從社會的低層都高層，從天堂到地獄都試過了，我從來不會看不起貧窮的人，相反，我會覺得有錢和沒錢一樣是這樣活著，根本沒區別。只是今天我吃好，你吃差的，明天也許就換過來了，誰也不知後天會發生什麼事情。

一直以來，我都幫一些值得我去幫的人，簡單一點說的就是肯去勞動的人，包括蹲在路邊拉琴的人，因為他們有勞動。三集的“大學生乞丐”，我肯定自己就算發生在我身邊，我也不會給一分錢給他。

我記得本節目曾經播過一個節目—“我的父親不能死”，同樣也是一個大學生，同樣是困境，但他知道自己的潛力，說得不好聽一句話就是把自己將來的畢業後幾年的勞動先賣了，他懂得如何去努力。當然，肯提供幫助的，肯買的人，肯定沒想過幾年後要拿回什麼回報，更多的也許是想如何才能更多的去幫這些一個又一個的“我的父親不能死”。

大學的教育制度是有某些問題，無論如何改都會有更多的新問題，作為國民，只能盡力去幫更多的需要我們幫的人。也許是成長的環境的不同，每個人都有自己求生的想法，但可悲的是“大學生乞丐”的主人公，他的故事帶給我們的只有一樣東西，你也指出來了-----面子，到了你們劇組要走了，剩下的食品給他，他要了也是為可以給他們的同學，也是挽回一些面子。可悲啊！！！！！！

本人也是出外了，就深深的懂得為何那麼多的大學生出外打工，會在它鄉讓自己的一個又一個的同鄉給賣了，就是因為當一個人無助資訊不靈通時，只要有一個有一點點好感的人告訴她如何如何，他們都會信。感到無助確實很可怕，但同時，我們必須知道這個世界上誰也靠不住，更多的只能靠自己。

最基本的就是勞動。甚至說他去搶，他都是條漢子，但現在，嗨 我覺得他沒得救了，救了也沒有用，因為人的性格，會影響和決定他的路如何走下去，在他現在人生最低賤的時候都不會想如何的生存，只想到面子，那一天他環境好了，也一樣是廢人。

另一方面，我想說說連續三集的這個節目。到底你們想帶給觀眾什麼？如果是陳述一件故事，你們做到了。但如果是 起一些 發，你們做得不夠。

當然，我不知你們會不會是任何的節目不能有太多的主觀意見。但我們希望的也許是看完故事以後，你們可以啟發更多的人去幫到更多需要幫助的人。因為你們的節目不會帶來歡樂，只有淚水，反正結果都是這樣，還不如引導我們去做更多有益的事。

另外，有可能，有些事件的事後跟蹤，是否應該播一下了？日子還是要過的，我們都希望明天會比今天好一點。正面一點的結局，起碼我們會去想明天會出太陽的。

願同一天空下，你我頭上的那一片天都多見晨曦與霞光，少點陰天與烏雲，不要理會那陽光是早晨還是傍晚，只要看見了，我們就有一天的希望與憧憬！

如有可能，回兩字，留下比較直接一點的聯繫方式。對節目的內容，可以的話，可以多點溝通。

祝你們事事順利！

AUTUMN

登錄於: Mon Oct 25 11:12:11 2004

暫時不想寫了，也許等以後有個家，看是回到台灣或移民大陸或哪裡，等穩定之後，聘請個法律顧問，專門替我應付這些陰暗的人事務，那時候，才再動筆。目前時空不對，應付不來。

寫作本是輕鬆愉快之事，沒必要承受這些似乎永無止盡的侮辱抹黑扣帽子以及各式各樣難以想像的騷擾。

台灣和西方社會在這一點上真是差很多，台灣人談“想法”很低能，蠢得難以想像，但傷害“人”卻很擅長。我總感覺，台灣彷彿每天都在選舉，而幾乎每個菁英都是候選人或助選員，整天用一種“台灣式”的選舉方式打選戰、殺敵。特別是有了網路之後，要幹這些事更容易。

當然，我可以自我閹割，盡量避免批評，迴避當下的政治性，更千萬不要指名道姓去批評哪個當紅權貴。但我也覺得，言論自由理當百分之百，如果七折八扣，心裏有想法不敢講，顧慮這個顧慮那個，那乾脆不要寫好了。這九個月來，也夠我受的了。

謝謝這段時間給我這機會，以後等我覺得心臟強壯一點或保鏢多一點之後，再來寫。

以前人家都說我會被亂刀砍死，想不到我還活著，被亂刀砍的是比我更大嘴巴的蘇盈貴。但其實我在上大學那一年，就被人開槍打過。某企業賺大錢，卻去污窮人的錢，

所以我就一邊私下寫信警告一邊公開具名檢舉，希望能幫所有人把錢要回來。

結果錢真的要回來了（因為該企業員工偷偷提供我他們逃漏稅的證據，對方怕我抖出來）。但我事後卻接到幾次電話說要砍我的腳筋。我忍不住回了一句話說：“會叫的狗不咬人”。結果當晚就被一輛黑色轎車當街攔截，在夜市裏，眾目睽睽下開了三槍，一槍打中脖子。

那年我二十歲，幫我治療的醫生說我是千萬分之一的機率活下來，命很大，但命大沒有用，後來我卻變得很大膽，很怕得罪人，連聽到鞭炮聲都會怕，媽媽還帶我去廟裏收驚。但我常為此感到愧疚，因為我知道，最需要去收驚的不是我，而是我爸媽。

後來我老毛病又犯，以公開身份加入黨外各種要命的活動，人家說我是“亡命份子”，難以想像的各種是非非，更是無日無之。我父母的擔憂，恐怕更不是三言兩語可以道盡。

我心裏有一種衝動，看不慣吃人的事，看不慣歪曲是非，老想用一條命跟它拼，但同時心裏也有一種衝動，希望寧靜平安，不給自己和家人惹禍。

以前頂多寫一寫，傳給幾位朋友看，是非依然不斷，學姐說應該把文章投稿報社，影響力較大，這樣人家才會尊敬我或害怕我，不敢惹我。但事實顯然不是這樣。所謂影響力越大，遭到的反彈當然也越大，彷彿我真的是個什麼作家或名人似的。其實我只是像一隻流浪狗，被路旁喧囂給驚嚇，忍不住叫幾聲。與其說是正義之聲，不如說是一點卑微孤寂的哀鳴。

我養過兩條狗，每次準備出門幹活時，牠們看我穿衣打包，就會開始微微哀鳴，等我出了門後，牠們更是拉長嗓門仰天長嘯，惹得隔壁鄰居嚇得要命，因為俗稱“搵狗雷”是不吉利的，但“搵狗雷”只是代表一種孤單和盼望。我寫文章就常有這種搵狗雷的心情。如果它被聽成一種正義之聲或邪惡之聲，進而大加討伐，那真是搞錯了假想敵。

債台高築，好不容易有了一筆穩定且輕鬆的稿費收入。但是，文章寫來容易，卻字字皆艱辛，這樣的“血汗錢”，還是不要賺好了。

祝安好，

陳真 2004. 10. 22.

=====

謝謝鼓勵，嗯，哪天如果感覺合適的話，我會再寫。

我的確也常想到蘋果，因為它必然得罪許多人，特別是得罪許多小人，很難想像如果是我，要怎麼應付這些人與事，我大概會馬上調整言論，自我審查，圖個寧靜與太平。

學姐說我何苦堅決不寫，可以採中庸路線，不會惹怒的才寫。但我的麻煩也在此，我不知道什麼是中庸，當我寫東西時，只想到要盡量把它寫“好”，而不是寫得“安全”。儘管我知道什麼是安全言論，但每每這樣故意迴避重點，寫起來心裏也不舒服。

比方說我有兩篇有關槍擊案的文章，寫就多時，幾次想把它公開，但就是缺乏那個勇氣。一篇叫“不要侮辱我們的智商”，一篇叫“調查XXX”，其中涉及一個在我看來很重要的線索，我之所以認為這個線索重要是因為我對當事人XXX有著頗深的了解。但幾經思索，想想還是算了，不要惹這些麻煩。雨總是會停，而歷史也不是我家的事，烈士還是讓別人去當吧。

像那篇“我愛共匪”，本來決定要給下禮拜的中晚專欄使用，但想想又覺不妥，為匪宣傳，豈不又惹來一團烏煙瘴氣？所以我就用另一篇“你確定這趟旅程是必要的嗎？”來取代（如下），一方面也做為一種心聲。對抗畢竟不是唯一的路，而我想做的事，沒有對抗成份，它甚至不需任何努力向前跑。

不寫，主要當然不是為了安全，而是因為一種沮喪。憑著善意寫的東西，為什麼會引起那麼大的憤恨？或許我自以為的善，對別人卻是一種侮辱或傷害也說不定。維根斯坦說，“不要玩別人靈魂深處的東西”，我有時想，會不會在我看起來瑣碎甚至帶點卑鄙的事物，卻正是別人縈繞胸懷的夢想？

二來沮喪於一種挫折。我雖沒做過任何值得讓人記住的事，但好歹也參與過某段時光。人的生命往前走，變得蒼老了，但時光卻倒流，彷彿昔日一切痛苦，全是白費。

跟你一樣，我有著這樣一種感慨，彷彿時光倒流，而且整個社會充斥愚昧暴戾之氣。

如你所說，過去的人彼此善待，現在卻彷彿有著什麼不共戴天之仇。台灣變得很少很可怕，據我從歷史上得來的一點了解，那通常就是毀滅的前兆。不是毀於戰火，就是毀於永無止盡的內亂鬥爭。

過去再怎麼恐怖的年代，人心依然渴望著善，人心倒向善的一方。
但台灣已經跨過了某種底線，是非善惡已經不再是一種評價標準，彷彿說什麼都是多餘。

總之，我會再想想，謝謝鼓勵。選舉又到了，至少先避開這個鋒頭為宜。

祝安好，

陳真 2004. 10. 24.

=====

你確定這趟旅程是必要的嗎？

陳真 2004. 10. 23.

墨西哥著名游擊隊領袖馬訶仕，無人知其來歷，因為他總是蒙著臉。傳言是個哲學家，能文能武，言語深刻如詩。他喜歡使用吊詭：「存在是為了消失」、「蒙面是為了被看見」。藉著詩歌隱喻，翻轉概念，擄獲人心，儼然繼格瓦拉之後的反抗象徵。

齊克果相信，吊詭 (paradox) 是通向真理的不二法門；因為吊詭顛覆了理性，「掃除世上一切概念」，唯有棄言絕智，才能通往真理。維根斯坦持有類似看法，相信語言有個盡頭，盡頭之外是個不可言說的世界。人們不可能接近它，除非停止議論，不再思索。因此他說，「哲學的真正價值就在於不再談論哲學」。

「知道些什麼」是科學，而哲學的第一課卻是問「你怎麼知道？」你怎麼知道這是茶杯？怎麼知道這是你的手？維根斯坦相信，解決這些問題的唯一方式就是使它不再是個問題。

哲學起自追尋，思索事物本質，以為事物起源處存在著令人驚訝的真理。維根斯坦卻發現，那裏什麼也沒有；「但也正因為什麼也沒有，我感到十分驚訝。」追尋的結果只是確認一次追尋之枉然；那真正重要的東西根本不必向外尋找，它就存在日常生活之點點滴滴。

維根斯坦說，「哲學像賽跑，跑最慢的是冠軍。」因為這場賽跑的真正價值就在於它根本不需要跑。他說，他的哲學可以用英國火車站入口處標語來總結：「你確定這趟旅程是必要的嗎？」

理性的價值就在於明白理性的價值極其有限，要不然，鄭南榕自焚前夕不會對同志講這樣的話：「政治若要清明，基督徒就要努力傳福音。」因為我們的痛苦並非出於缺乏理性，而是缺乏一種根本無需思索的東西。蒙面俠也說：「我們對掌握政權不感興趣。」因為真正的革命並非透過權力的行使來達成。

在電視上看過幾次高教授，對她的某些想法不是很認同，比方她說河南大部份愛滋病人無辜，是賣血染病。言下之意彷彿是說某些病人罪有應得（她或許沒有這個推論，而只是在反駁一般人對愛滋病之污名化）。

但我覺得，得病就得病，辜不辜這種道德概念，應該從疾病概念中抽離。透過性行為得病，並非罪過，也不可恥。面對疾病，我們根本不應該去想到是否無辜的問題。這問題不該存在。

除此之外，我是挺崇拜高教授，好像是山東人吧，挺有一股俠氣。

見識了中國這幾位醫生和愛滋志工，讓我挺崇拜。雖未謀面，卻心嚮往。我跟李丹說，等我教育部合約四五年後結束，恢復自由身後，希望有一天能加入他們，幹些啥都好。

應該會有這麼一天吧。雖然沒辦法做些什麼了不起的事，但只要世界上有那麼一個地方，需要人，我都很樂意去。

有三個問題一直困擾著我，那三個問題也正是電影 "2020" 最後，複製人臨死前嘴巴唸唸有詞的 "詩": "我從哪裡來? 我往何處去? 我能活多久?"。

我能活多久? 依我自己感覺，大概十到十五年吧。

我從哪裡來? 跟大家一樣，都是從天上來的吧!?

至於我往何處去，這就比較麻煩了。我這麼老了，都依然徬徨，不知渺渺人生要往何處去。

費里尼的電影 "舞國" 說, "生命來自黑暗, 也消失在黑暗中." 這話挺有道理, 但是, 在消失在黑暗的盡頭之前, 這微薄無用的生命, 總該嚮往著光吧。

富人也許難以確切體會窮人處境之艱難, 但至少可以 "看到" 他們的存在。窮人挺可憐, 但是, 他們卻反而保有了做為一個人最珍貴的東西。他們即使做好犯科, 都遠遠比光鮮亮麗的菁英們更讓人尊敬。

窮人艱苦人為生活打拼的才是人, 而吃飽飽的菁英大多連人都稱不上, 只是一團瘋狂躁動愚昧可笑而且有點吃太飽的蛆蛆。(歹勢, 我不是有意要侮辱蛆蛆, 這只是個比喻)

我總覺得自己夾在這兩種世界中, 一個如此美麗光亮而真實, 一個卻如此醜陋陰暗而空洞。我身處後者, 但拼命想向著有光的地方逃走。

陳真 2004. 10. 22.

=====

<http://news.sohu.com/37/17/news214871737.shtml>

2004. 7. 11.

高耀潔：哪怕官司纏身我還是要說真話

對話背景

76歲的高耀潔，原是河南省中醫學院第一附屬醫院的婦科教授，從1996年開始，她就自籌資金宣傳預防性病、愛滋病，並最早向媒體揭開河南省上蔡縣文樓村“愛滋病村”之謎，被稱為“民間防愛第一人”。

然而，對遊醫騙子的痛恨、揭露和批判，也給她帶來了不少麻煩。前不久，她編寫的《預防愛滋病的知識》宣傳資料第13期中的《你詐騙愛滋病病人的錢財不感到羞愧嗎？》一文，給她帶來了一場意想不到的官司，一個自稱為“民間藥物研究者”的人認為高耀潔影射自己，向法院提起訴訟控告高耀潔誹謗罪。今年9月17日，該場名譽侵權案官司第一次開庭審理。之後不久，高耀潔接受了本報記者的專訪。

我不怕輸這場官司

我覺得這是個鬧劇。他的目的就是一個，想讓我住嘴。輸了會讓更多人知道那些遊醫騙子的嘴臉，有什麼不好？

記者（以下簡稱記）：莫名其妙被告上法庭，您覺得氣憤嗎？

高耀潔（以下簡稱高）：我不生氣。我覺得這是個鬧劇，很可笑。愛滋病人本來就夠可憐了，這些騙子居然要去騙他們，還要把我告上法庭，這不是一場悲劇加鬧劇嗎？

記：你痛恨那些打著治癒愛滋病的旗號來行騙的人麼？

高：這些愛滋病患者已經很可憐，你再來騙他們，于心何忍？

記：對於這些聲稱可以治癒愛滋病的所謂“醫生”，您見得多麼？

高：我收到的信，有百分之十都是這些遊醫寄來的。每個人都說自己掌握了治療愛滋病的秘方，如果我幫助推薦可以利潤分成。

記：您覺得這其中有真的嗎？

高：沒有。我很難過，竟然騙到這些最可憐的愛滋病患者身上。

記：您老這麼大年紀了還親自出庭，開庭的時候您是怎麼為自己辯護的呢？

高：起初我真沒有把這件事放在心上，我以為這根本就不會立案，他沒有行醫資格，就要去給愛滋病人治病，再說，我在我的宣傳資料裏也沒有點他的名字，他自動對號入座。我說啊，他不是明顯有問題麼？他的目的就是一個，想讓我住嘴，不再批評這些遊醫騙子，不再進行防愛宣傳，不再發這些宣傳材料。

記：這一點您能做到麼？

高：辦不到。

記：如果官司萬一輸了呢？

高：我不怕輸，輸了會讓更多人知道那些遊醫騙子的嘴臉，有什麼不好？

旁白：高耀潔退休前，是治療婦瘤病的專家。1996年4月7日，河南省一家部隊醫院接了一位疑難病女患者，邀請高耀潔前去會診。患者下腹部一片暗紫色的斑點忽然引起高教授的懷疑：“是不是愛滋病？”一化驗，果然如此，這位患者是在早些年生病輸血時染上的愛滋病。這是高教授接診的第一個愛滋病患者，患者痛苦的表情及話語刺痛了高教授的心：她作出決定，要盡自己餘生的力量讓人們瞭解愛滋病、關注愛滋病、遠離愛滋病。從此，她走上坎坷而漫長的防愛之路。

走上防愛路不怕說真話

不公佈出來，還會有人賣血，死的人會更多。我七十有餘，死複何恨？

記：您真正大批接觸到愛滋病人是什麼時候？

高：就是在文樓村。有一個當地檢察院的人給我寫信，說他們那裏有一個村子，有很多人得了愛滋病，我就帶著一些藥啊，吃的啊很多東西去了，看到一個姓程的，他拄著拐棍過來問我，高老師啊，你這個藥多少錢啊，他說他病了一年多了，都沒錢買過藥。我說不要錢，他很高興地拿著藥走了。

記：你拿的是什麼藥呢？

高：就是一些配方藥，一些治拉肚子的，止咳藥，消炎藥之類的。他們連這些緩解症狀的藥都吃不起。還有一個婦女，拉著我的手說，高老師，你別走，我給你煮花生吃，（那年）我是9月12號去的，等我第二次10月31號再去，就看到她4個穿著孝服的孩子。他們的媽媽已經

死了。我開始認識到問題的嚴重性——這裏到底有多少得愛滋病的？

記：你是最早去文樓村的人之一？

高：不是。當時很多人去，我不是最早的。

記：但是你是最早敢說真話，敢向外界反映文樓村現實的人。

高：對。

記：當時你發現的情況是怎樣的？

高：感染了病毒但還沒有發作的人跟正常人一樣，我看不出來，可是光那些一看就是愛滋病的已經發病的，出這家到那家，都是。

記：當時你是一種什麼感覺？

高：我太震驚了。我不敢相信這是真的。

記：為什麼你要把這個現實講出來？你也知道可能某些地方官員並不喜歡別人把它講出來。

高：我的人生已經很坎坷，人不應該只考慮自己，應該為別人做一點貢獻。你是一個人，要是沒有同情心就不配當一個人。不公佈出來，還會有人賣血，死的人會更多。

記：可能有些人會覺得這是地方上一件不太光彩的事。

高：我給你背誦一段古文：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

記：您大半輩子給人看病，退休了又走上宣傳防愛的路子，這兩件事有什麼不同嗎？

高：沒有多大不同。（不過）我看病一上午累死累活只能看二三十人，可是我這樣一堂課講下來，或者一張張宣傳單傳出去，可以教育幾百人，還是這樣的方式面廣，能夠挽救更多的人。

記：在很多人心裏，您是一個敢講真話的人。

高：對。很多人都這麼說我。

記：說真話有時候是很難的。有時候你的真話會導致一些人不高興，比如現在官司纏身，你怕不怕呢？

高：人過五十不稱天壽，我七十有餘，死復何恨？

見證他們的痛苦和死亡

我走過十幾個縣，幾十個鄉鎮，幾百個村莊，見過好幾千個愛滋孤兒。太累了。我覺得活得太累了

記：您走過多少地方？

高：我走過十幾個縣，幾十個鄉鎮，幾百個村莊。

記：您見過多少愛滋孤兒？

高：好幾千。我走過十幾個縣，在這些縣，一對（死於愛滋病的）夫婦平均撒下兩個孩子，一個孩子的是少數。

記：這些孩子大多是健康的？

高：大多數是健康的，父母患病，孩子是正常的。

記：你看到這些孩子，是一種什麼樣的感覺呢？

高：看得太多，我已經麻木了。剛剛看到他們的時候，我飯都吃不下去，每次看到他們都會哭。他們連饅頭都吃不上，衣服都穿不暖，學都上不起。

記：這些愛滋病人見到你是什麼態度呢？

高：他們有的見了我很親，可是有些人，怎麼說呢？他們心理有些變態了。一見人去就逮住要錢，幾百幾千地要，我知道這樣的人，我只能不跟他來往。

記：聽說你家裏住過不少愛滋病人。他們來找你做什麼？

高：要錢。（笑）

記：就這一個目的？

高：絕大多數是。沒法了，找我吃頓飽飯。

記：你煩不煩？

高：我應該諒解他們。他們大多數都是無辜的，是輸血染上的，他只要不拿針紮我，（笑）我就每個給一兩百，你知道我就那點退休金。但是他們要是向我要上千上萬的，我辦不到。我沒有，我也不想給這樣貪心的人。

記：你對這些愛滋病人講些什麼呢？

高：我對他們講，你們既然活一天，就要高興地活一天，不要危害社會，盡力把自己的孩子將來的事情安排好。

記：還有愛滋病人到處去扎針的傳聞。

高：他們被社會被別人歧視，這是形成他們這種心理的一個原因。我見過一個人，人家說他給別人紮過針，我去找他，他不敢挨著我坐，我說，我坐你邊上，然後我摸摸他的頭，他的眼淚啾啾掉下來了。他說，我病這麼長時間了，沒有一個人敢摸過我，高老師你不怕啊？我說我不怕，他說，高老師，我在電視上看到過你好多次，每次看到你我都想，我活著的時候還能不能看到你啊。我說，你今天不是看到我了嗎？你自己得病了，就要把自己的病毒傳給無辜的人，把人家紮死了，你不是太過分了嗎？我說了他之後，他沒有再去紮過別人。

記：後來呢？

高：過了半年，他死了。

記：你看過太多的愛滋病人，見證他們的痛苦，死亡，我不知道這是什麼一種感覺？

高：太累了。我覺得活得太累了。有一個愛滋病人給我寫求助信，等我找到他們村口的時候，看到很多人，我就打聽，誰叫王有志，結果人家告訴我，棺材裏抬的就是王有志，我一下子就哭了。有一次過春節的時候，我給我認識的8個愛滋病人每人寄了100塊錢，結果半個月後，有4個人的錢退回來了。他們都死了。

旁白：由高耀潔主辦編寫的《預防愛滋病的知識》的小報已經出了15期，總印數達到了53萬份，費用是由她和各界捐助者承擔的。高耀潔還花更多的時間去關心那些愛滋病患者的遺孤，去捐助他們。

不忍心不管那些孤兒

我沒有辦法。我不能不做下去，能做一點是一點，能幫一個是一個，能救一個是一個

記：我在您家看到的，除了書以外，就是一摞一摞的防愛材料，這麼多，給誰呢？

高：其實我也在發愁啊，這些資料到底該發給誰啊，發給誰才能有用，讓大家都認真地看你來之前，我才剛剛從外面回來，我們今天兩個人在街上發了500多張

記：拿到資料的人，都會認真看上面寫了些什麼嗎？

高：很多人看，也有很多人不看，隨手扔掉了。

記：您看到這種情形，是一種什麼滋味？

高：最初，我很難受，可是我現在也慢慢習慣了，總是有人看的吧。

記：您怕自己辛辛苦苦花錢編寫印刷的材料都進了垃圾桶。

高：對，我現在唯一、也是最大的心願就是讓越來越多的人都來看這個防愛資料，都懂得愛滋病知識。只有預防，沒有辦法。

記：您操那麼多心幹什麼呢？即使萬一有愛滋病蔓延的一天，可能那時候您早就不在了。

高：我不在了，可是我們的民族還在啊！我不能光為自己活著啊！

記：為什麼你把目光轉向了愛滋孤兒？

高：他們的父母得病了，已經沒有希望了。這些孩子太可憐了。而且放棄他們有可能明天他們就會放任自流，會引發社會治安問題。這是很可怕的啊！對不對？

記：像這些患病的父母都有些心理問題的，你還要去幫他們的孩子？

高：沒有辦法，孩子無罪啊！（眼圈紅了）

記：您幫過幾百個孩子，可是能夠改變他們命運的，多嗎？

高：不多。只有少數一些託付給健康家庭的孩子的生活改變了。

記：你把很多孤兒都託付給健康家庭，我想知道，他們都能夠忘記自己的過去。自己死去的父母嗎？

高：有的能忘記，大一些的孩子不好辦。他們心理很脆弱很敏感。

記：你覺得他們更需要精神上的關懷。

高：對。

記：你一個人，這麼微小的力量，你覺得自己能改變什麼？為什麼你要做下去？

高：我沒有辦法。我不能不做下去，能做一點是一點，能幫一個是一個，能救一個是一個。可是這些可惡的醫騙子還要來給我搗亂。（她孩子氣地笑起來）

記：您已經76歲了。

高：我真不忍心不管他們。你不知道這些孩子都多調皮，多可愛。看著這些孩子一天天長大，很開心啊。

今年7月，高耀潔獲得“拉蒙-麥格塞塞”公共服務獎，這個獎被譽為亞洲的諾貝爾獎。兩年前，她還獲得了聯合國喬納森·曼“衛生及人權獎”，聯合國秘書長安南稱讚說：“她是一位在中國農村從事預防愛滋病宣傳教育的女性活動家。”

對qegg的話深有同感。前陣子打工的地方有一個人士，全家早已移民美國多年，在美國似乎也有眾多產業和投資（因為她喜歡跟鄰居聊天，所以坐附近的人都聽得很清楚），有次她跟我旁邊一位小姐聊天，跟她說，在美國窮人的醫療福利很好，有錢人比較吃虧，那小姐聽了一臉羨慕樣。我在旁邊了差點吐血。

同樣的就是這個人，只因為辦公室某位行政人員在公務上和她意見相左，不願意做某件事，於是她私底下跟旁邊的同事說（我坐在她斜對面，她講的不夠小聲又被我聽到）這個行政人員就是自卑嘛！像我們在美國的公司，有客人來，小姐都會爭先恐後的倒茶招呼客人，人家也不會覺得倒茶是很卑下的工作。（意思大概是這樣）幹！不願意做某件事就叫做自卑？這就跟許多人認為，窮人是因為懶惰才變窮的道理一樣，可是窮人哪裡懶惰了？一天工作十幾個小時，有那些資本家或菁英一分鐘賺得錢多？

前幾天在網路上看到一則有關合資公司進入大陸影業的新聞。記者提到，許多台灣導演抱怨台灣電影院都是美國股份，導致本土電影很難上映，本土電影生產日益萎縮。這位西方電影公司駐華代表（精通中文）認為那不是主因，她認為台灣人欣賞電影的口味特別，因為他們是世界上唯一不喜歡華語片的華語人。你可以不同意這個駐華代表的意見，可我老覺得台灣人被好萊塢電影洗腦的差不多，以致於分不清現實，也沒有想像力（想像他人痛苦的能力）。

怡靜

最近被陳真害的去造訪了那個攻擊他的討論串，有一些牢騷很想發一下。

那裡不但攻擊陳真，連Chomsky也一併罵了。被罵的理由是媒體採訪Chomsky時，他提到美國的貧富差距和階級問題，有句話說到他所認識的勞工朋友，每日必須工作十餘小時，為了趕八點上班，必須五點半起床購買日用品。生病了也看不起醫生。發言的人就嘲笑說，據他打電話向美國的親戚求證，美國沒有mall是五點開門的，用此來推斷Chomsky是信口開河開笑話。這個錯誤後來馬上有人指正，因為美國確實有許多24小時的超商，人家是買菜，又不是shopping。但後來還有人說什麼美國有窮人的健保福利，所以窮人也看得起病。

美國是很富，但是有那麼天堂嗎？

我從小生活在一個小康家庭，雖然沒法買什麼奢侈品，但爸媽卻沒讓我們吃過苦。在台灣的時候，不會對階級有太大的感觸。我剛來美國時，一個很深刻的印象就是，什麼東西都好貴！動輒要付一堆錢，當時才有點明白什麼是“資本主義的社會”，覺得台灣簡直就是社會主義國家。（當然是誇張的說法）憲法雖說是“人人平等”，但真實的情況就是窮人跟富人活在兩種世界裡。歐洲也一樣，坐個火車也要分頭等二等，明明是同一班列車，在台灣算是用速度來分，所以比較沒那種感覺。

我不是什麼社會觀察者、更不是學者專家，我所熟知的美國只是紐約(which is a lot different than any other places in the united

states)，所以我說的只是一種片面的觀察。紐約人很親切，常常會跟路上的陌生人搭話，但是有一種人：送外賣的，他們好像透明人一樣。我沒有見過哪個人在電梯中跟他們聊天、幫他們推門。他們通常是墨西哥人、波多黎各或中國人。刮暴風雪時，我們都凍得不敢出門，這種時候大家都會跟餐館叫菜，我每次看到他們穿著單薄的夾克騎著腳踏車在大雪中送餐，都覺得很不可思議，這麼辛苦跑一趟，也只能賺一兩元美金的小費罷了。以前學校附近有個24小時的超市，那裡的收銀員清一色是拉丁裔，我聽說他們的工資很低，我有時早上、有時半夜去買菜，看到的總是那幾個人，我想他們的工時一定巨長。我有一個姊姊，是紐約的設計學院畢業的，她有一點藝術家的臭脾氣，在紐約呆一呆就不想走了，幾年前網路泡沫化時，她被裁員了，因為不喜歡朝九晚五，也一直找不到工作。後來為了吃飯繳房租，去餐館做侍者，這樣就算是非法勞工了。餐廳侍者時薪只有一美元，全憑小費過活，但侍者也有兩種等級：waiter跟busboy。waiter就是那種幫你點餐，還會過來問問吃得怎樣啦的那種，斟茶收碟碗擦桌子這種粗活則是busboy的工作，紐約的busboy幾乎全是墨西哥人，又是那種像透明人一樣的工作。收工分小費時busboy還分得比較少！

美國的窮人有什麼健保福利我是不清楚啦！不過我姊，現在雖然已經不是非法的了，但確實是看不起醫生吃不起藥。我想我跟我姊在美國算不上是低收入戶了，但是她每次牙疼時，只能拼命吞止痛藥，幾乎是以罐為單位的，一直撐到有機會回台灣了，才能看牙醫。我因為作學生有健保，生病不用擔心，但是牙醫健保是不給付的，若牙齒不爭氣就完蛋了！因為我兩年才能回一次國。上次我的男友昏倒，到醫院急診處作了一下檢查，費用是一千多塊美金！好在學校有健保，不然又要完蛋了！而健保可不便宜，我認識的好多人都是沒有的，非法移民就更不用提了！

我說到非法移民(也就是偷渡客啦)，大家可能覺得他們是違法的、不值得同情。我看過一部短片，THE SIXTH SECTION，是一部講墨西哥偷渡客在紐約的紀錄片，蠻有趣的。瞧不起偷渡客的美國民眾看了可能也會有點改觀。等我有空又有心情時，再跟大家介紹。

說到最後，忍不住要抱怨一下，因為在美國的台僑通常是有錢的移民，住好區、開suv，所以才說得出：「沒有mall是五點開門」這種頗為不知民間疾苦的話。我這樣罵也罵到自己的一些親戚了，但是睜大眼睛看到那些“透明人”有那麼難嗎？